

传世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系

让美的文章 璀璨的文学
深入到每个孩子心灵的最深处
领略当代文学经典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集

叶君健

旅伴

叶君健 / 著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爷爷
送给每个孩子的挚爱

火车开始移动了。妈妈向女儿伸着双手，似乎是想要把女儿从车厢里拉回来似的。女儿也在对她不自然地挥着手，直到妈妈的影子变得模糊了为止。——《旅伴》

天地图版社

名家经典·启迪文学创作
叶君健
永恒纪念版
★★★★★

让美的文章 璀璨的文学
深入到每个孩子心灵的最深处
领略当代文学经典的魅力

儿童文学
作品
集

叶君健

旅伴



叶君健 / 著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爷爷
送给每个孩子的挚爱

火车开始移动了。妈妈向女儿伸着双手，似乎是想要把女儿从车厢里拉回来似的。女儿也在对她不自然地挥着手，直到妈妈的影子变得模糊了为止。——《旅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伴 / 叶君健著.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6.5

(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品集)

ISBN 978-7-5455-1680-7

I. ①旅… II. ①叶…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871 号

LV BAN

旅 伴

叶君健 著

—— 阅读 · 成长 ——

出 品 人 罗文琦

选题策划	田金香
组稿统筹	吴晓春 郭汉伟
责任编辑	杨 露
特约编辑	张 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电脑制作	书香文雅
责任印制	田东洋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 × 225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20千
定 价	1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680-7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87734632 87734628

前言



少年儿童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他们的心智成长至关重要。

怎样才能启迪孩子的心智，让他们健康地成长呢？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孩子的阅读开始越早，阅读时思维过程越复杂，阅读对智力发展就越有益。”可见，对于审美观、道德观、人生观都正处在形成时期的孩子来说，阅读的价值无与伦比。所以说，少年儿童不仅要爱读书，还要多读书、读好书。因此，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读物是每个家长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

有鉴于此，我们一直秉承青少年“阅读·成长”的理念，始终不遗余力地开发高品质的少儿读物。在这套“传世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系”中，我们精选了冰心、叶圣陶、孙幼军、葛翠琳、张天翼、严文井、金近、叶君健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界泰斗级作家的作品，并对这些儿童文学大家的作品进行深度挖掘，以每位作者一套四本的形式出版，涵盖了每位作家各个时期的名篇佳作，囊括了童话、寓言、小说、散文、诗歌等丰富的文学样式。这些作品行文生动优美，充满奇妙的想象，字里行间跳动着灵气，代表了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不仅值得阅读，更值得永久收藏。

我们由衷地希望，高品质的阅读在带给孩子们欢乐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并成为他们成长中的巨大精神财富。

编者

2015年9月

叶君健

儿童文学
作品集

目录

CONTENTS



● 儿童文学创作 / 1

母 校 / 3

天 鹅 / 19

葡 萄 / 30

“哥儿们” / 38

旅 伴 / 49

小 厮 / 73

爱金子的国王 / 81

大地的女儿 / 89

两棵水仙花 / 101

潘多拉的匣子 / 110

他向人间洒遍阳光 / 120

巨人和小人 / 135

商 人 / 147

● 儿童文学翻译 / 173

卡塔琳妮的“招待会” / 175

病 愈 / 179

进行式 / 181

小裁缝丁姆的故事 / 183

小裁缝丁姆的新故事 / 196

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 216



儿童文学创作

有一天天神宙斯来到她们中间，他说天上的事情太烦，他想到山林间来舒舒筋骨，散散心，和山林间的仙女们在一起跳舞，同时也欣赏欣赏她们的歌声。



母 校

——写给小学老师们

校门一开，小学生们就像潮水似的拥进学校里来。安静地睡了一夜的校园，这时又醒转来了。歌唱声和笑语声充满了它的整个空间，呈现出一种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从六点钟开始，阮静华校长就伏在桌上处理这一天应办的事情，但现在她怎么也工作不下去了。外边的笑语声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她放下钢笔，摘下老花镜，向校园望去。的确是节日景象。同学们都打扮得焕然一新：他们的脸洗得非常干净，连衣服也洗得非常干净。有一些同学甚至还换上了新衣，而且还熨得那么平整！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表现出妈妈的劳动、爱护和关心，”阮校长心里想，“所以‘六一’不仅是孩子的节日，也应该说是妈妈的节日。她们多么重视它！”

但是妈妈们在这一天并不放假。这座小学位置在一个工业区，他们的妈妈大多数都是工人，现在她们都正

在工厂里工作，为国家生产财富。想到这里，阮静华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孩子们的妈妈，但却应该尽一个老师兼妈妈的责任。这时各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排着队：有的准备去参加国际儿童联欢会，有的准备去游园，有的准备去看电影，有的准备去看木偶戏……阮静华的视线从那萝卜头似的一年级孩子慢慢地移向那已经长成了少年型的六年级学生。每个学生她都认识，她甚至还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和性格，特别是大家认为“有问题”的那几个学生，因为每次当级任老师谈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她总是细心地在笔记本里记下来，事后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她的视线在六年级第二班的行列上停下来了。这个行列里面缺少了一个学生。于是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小萝卜头的形象：短小精悍的张立明——或者照一些顽皮的同学们的说法：“耗子”。

“为什么张立明没有来呢？”阮静华问自己。

她的心也同时跳了一下。难道这个孩子病了吗？难道他最近又出了什么乱子，班主任李冰洁老师不敢叫他来吗？李老师是一个相当有成绩的辅导员，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学生也要求严格——特别是在纪律方面。纪律不太好的学生她一般是不敢让他们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的。张立明在这方面恰恰无法保证。他是一个生性好动

的人，上课的时候总不免要搞点小动作，影响教室的纪律。最近两年来他还喜欢和某些同学闹别扭，上课时不是喜欢对他们瞪眼，就是暗地里诅咒他们。李冰洁老师曾听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汇报，阮校长也略有所闻。但今天是孩子们自己的节日，不让他参加，会刺痛他幼小的心灵的。

阮静华放下工作，急忙走到校园里来。李冰洁老师正在忙于整理六(二)班的队形。在她看来，队形是否整齐，就是衡量一班学生是否有组织、有纪律的标准。可是事情不凑巧，偏偏有个别的孩子在“立正”的时候“稍息”，或者把手伸到头上乱抓脑袋，或者捏着小拳头偷偷捅前面同学的后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谁也说不出一个道理，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手闲不住。要想下一两道命令就能使这类的孩子整齐地站着不动，那除非你是一个神仙！李冰洁老师现在可以说是汗流浹背了。所以当阮校长问起张立明为什么不来的时候，她显得有点儿不耐烦。

“曾经安排他去看电影，他说他不愿意去。”她用颇为急躁的声音说。

阮校长没有回答，轻轻地退了下来。她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会是这样烦恼。她自己也是一个老师，现在还在教课，而且计算起来，她的工龄要比李老师多好几年。

她应该能充分理解和同情李老师的心境。她掉头向周围望了一下，三年级二班的学生还没有排队——他们是去看电影的，所以不是那么急。她走到这班一个叫作何五子的学生身边，低声叫他去把张立明喊来。何五子是张立明的邻居，他接受了校长给他的任务，回头就走。

“耗子，校长喊你，快跟我来！”他见到张立明的时候说。

张立明正伏在桌上抽噎，他一听见这个喊声就抬起头来，那双圆鼓鼓的、非常敏感的、但现在却充满了泪水的眼睛，瞪着比他低半个头的何五子，厉声说：

“谁是耗子？赶快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揍你！”

何五子冷静地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灰溜溜地走开了。回到学校里，由于面子关系，他不敢把实情告诉校长。他只是说：

“他说他不来！”

“这样好的节日，单独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呢？”阮静华关心地问。

“他伏在桌子上哭。”

只有这是一句真话。但为了避免校长作进一步的追问，他连忙回到三(二)班的队里去。阮校长听了他这个无头无脑的报告，心往下一沉，再也没有作什么别的考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校外走去，她要亲自去看看。

事实上，何五子走开后，立明就再也没有哭了。他背靠着墙，把右手手腕颓然地搁在桌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许多辛酸的回忆，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在他的心头上闪过。他记得很清楚，他升上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和五(一)班踢皮球的比赛。他本来是一个好动的人，平时对于玩球颇有点锻炼，而且由于他身材短小精悍，劲头又大，所以他盘着球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非常灵活，每射一球，总是命中，结果把五(一)班打输了。五(一)班守球门的同学是一个大个子。他觉得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居然被一个“小鬼”钻了空子，未免太寒碜了。他不禁怒气中烧，当时就给立明起了一个藐视性的绰号：“耗子”。看球的同学们经这一提醒，立刻就注意到立明的那个短小的身材，而且他这时恰好满身是灰——连头上都是灰，大家就不禁恍然大悟，认为这个绰号非常恰切，因此就都哄笑起来。从此立明在班里就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耗子”。

对于立明说来，这个绰号的确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无论从性格和为人方面讲，他和这个绰号所代表的那种阴暗、难看和害人的动物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那时他正在争取入队，已经递了四次申请书。他本来可以不理睬这个恶作剧的称号。但他是一个不大沉得住气的人。当顽皮的同学们在他背后偷偷地做出“吱吱”的耗子声的时候，他总

想跑过去和他们打一架。当然，在老师面前他不敢这样做。但当老师一掉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就要对这类同学狠狠地瞪几眼，或捏个拳头远远地挥舞几下。老师有时也察觉到他的这种富于威胁性的姿态。在这种场合下，李冰洁老师唯一的对策就是提问他课文中的问题。他当然回答不出来。于是“吱吱”声便变成了公开的哄笑，而他在老师的眼中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好动”、“浮躁”和“不专心听课”的学生了。其实只要耐心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印象也不难纠正过来；但是不知怎的，这件工作当时忽略了，所以这个印象就一直从五年级保持到现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入队的事情自然也就“吹”了。每个学期他虽然照例要递四五次申请书，但每次总是石沉大海，没有结果。现在“六一”节——他在小学里过的最后一个“六一”节——到来了，没有入队的同学在前几天都已批准入队了，而他仍然是一个“光杆”，成了全班唯一的一个不能获得“少先队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学生。他望着日历上印着的“六一”两个大字，不禁又想要哭了。

这时外面有敲门的声音。爸爸妈妈早已经上工去了，会不会又是何五子来寻他的开心呢？敲门声停了一下，接着又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拖着懒散的步伐，轻轻把门拉开。他没有想到，阮校长会亲自到来了。他连连

倒退了两步。这时他才明白，何五子刚才来喊他并不是撒谎。校长为什么这样急迫地要找到他呢？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背后告了他的什么状呢？他记起了，他最近一个时期心情烦躁，对待同学的态度不大好。但校长的面色似乎一点也没有要责备他的意思；相反地，她倒是满脸堆着笑容。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六一’节的活动呢？”阮静华一边问，一边静静地观察他的表情——她发现他那对可爱的大眼睛有些红肿。“没有你的节目吗？”

“有。”

“什么节目？”

“李老师叫我去看电影《风筝》。”

“为什么不去呢？”

“从前看过。”

阮静华沉吟了一会儿。她不敢怀疑立明过去是否真的看过《风筝》，但她知道，这个节目是专为哪一类学生安排的。六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大，一般都是安排去参加游园活动，只有个别身体不好或有病的同学才被安排去看《风筝》。阮静华深深理解李冰洁老师为什么要给立明安排这个节目的苦心。立明虽然身体很棒，没有任何病，但她害怕他和大伙儿在一道会闹别扭，因而影响到整个队伍的纪律和观瞻。当然，这种安排是完全

从集体的利益着想的，但对一个年幼的同学来说，这样做妥当吗？

“李老师怎样和你说的？”阮静华又问。

“昨天下午讲完第三节课后她来到我身边，低声问我‘六一’节要不要去看《风筝》。我说不看。李老师就叫我回去温功课。”

“你回去了吗？”

“没有。‘六一’节快要到来了，大伙儿都高兴。我舍不得离开学校……”

阮校长现在才明白他那对美丽的眼睛今天红得像两颗石榴的原因。她立刻说：

“大伙儿都在等待你去参加‘六一’的活动，我就是专程来请你去的。”阮静华的声音这时变得更温和起来，“跟我来吧！晚了大伙儿就出发了。”

张立明用怀疑的眼光把阮校长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四十来岁的老教师仍然是堆着笑脸，像一个母亲。立明在她身上看不出任何虚伪的表情。他犹疑了一会，就用一块手帕把眼泪擦干，毅然地站起来，和校长一道去了。不过当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校园却空了一大半。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全都走了，只有几班低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动。阮静华皱了一下眉头，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但当她一瞥见三(二)班正在整理队形的时候，她的皱

眉立刻就松开了。她带着立明走过来。何五子正在队里偷偷地朝着立明做鬼脸，嘴唇也在掣动，似乎想要发出一个“吱吱”声的样子。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这个声音，阮校长已经在对着他——不，对着整班的人——讲话了。

“同学们，”她的声音非常严肃，“你们马上就要去看电影了。今天电影院的小朋友一定很多。你们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有礼貌，给大家做个好榜样。我特地派张立明同学做你们的领队。你们知道，他是六(二)班的同学，不久就要毕业了，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你们的老大哥。我想他一定会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带领着你们，你们也一定会像小弟弟似的听从他的指挥。”于是她把立明领到三(二)班队伍前面来，低声地对他说：“好好地带领他们去吧。”

立明再也没有想到，校长会交给他这样一个负责的任务，而且是叫他在这样一个光荣的节日里去完成。的确，从来没有人这样重视过他，信任过他。他向整个三(2)班的同学们瞧了一眼。大家都在用着惊奇、但是肃然起敬的眼光望着他，连何五子也不例外。他的腰杆子直了起来。他觉得他在这一瞬间忽然成长了好几岁。他开始意识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对集体、对校长和对自己的责任感。这时三(一)班的队伍已经开始移动了。他向站在队伍最后